

點燃生命之海

黎曉陽

在醫學院走廊上，曾經有一幕情景，至今仍深深感動我。

那是一個懷孕的少婦正諄諄善誘地、用勸慰兒童看病打針的方式跟身邊的丈夫說：「寶寶跟爸爸說，我們要早點好起來，對不對？」而脖子上束縛著固定器的年輕人，只是癱瘓地坐在輪椅上，完全無視旁邊滿臉焦急的父母。令人動容的或許是因為那妻子的臉上並未因磨難失去對於未來的希望，也或許是因為不幸本身往往只是人類生命的某種縮影，它表達出命運偶然的殘酷，並且讓人有機會去明辨愛的真相。

《點燃生命之海》是一部真人實事改編的西班牙電影，去年在西方影展上獲得無數獎項，內容探討的卻是十分矛盾的道德議題：它紀錄男主角勒蒙在生命最後階段，透過法律尋求死亡權利的過程。勒蒙二十四歲跳水發生意外，頸部在高速墜落時撞擊大海底層，電影開場時他已經躺在床上二十七年，劇中他嘲諷自己是病床的奴隸，整個家庭卻是他的奴隸。生命失去尊嚴後的所有苦悶不言可喻。

事實上，身陷絕望卻失去行為能力者想要自我了斷是件十分困難的事，對他們而言，儘管身體被禁錮在無形的監禁狀態裡，卻無法阻止思緒的浮想聯翩，內心的痛苦與家屬承受的長期壓力非旁人所能置喙。然而礙於宗教以及部分人士對於現代醫療的信心，儘管民調大多支持，卻始終沒有民主國家願意貿然通過「安樂死」合法的條例。這也是為什麼多年來，世界各國關於「安樂死」的爭議屢見不鮮的緣故。

2002年法國青年文生在遭遇車禍眼盲癱瘓三年卻又無法打動法國政府後，說服自己的母親瑪麗幫忙注射毒物死亡。之後，瑪麗隨即被以「企圖致人於死」收押偵訊，引起喧然大波。當時百分之八十的法國人民都贊成「生命尊嚴地選擇死亡」的權利；2005年，日本判決一件醫生未經家屬允許，擅自拔除昏迷病患維生系統的案件；事件八天前她告知家屬病人處於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腦死狀態，然而當時家屬遲遲懸而未決，最後憐憫使她鑄下大錯。這個案件延宕多年，引發日本民眾對於「安樂死」議題的重視跟討論，最後以醫生被判有罪但緩刑五年定讞結束。





這個原就矛盾的問題，隨著現代醫學維生設備的進步，使得類似案件更加顯得問題重重。電影所要紀錄的，正是「安樂死」這個議題所帶來的種種複雜面向。

儘管醫療工作者早已習慣病人或家屬間的各種反應，然而在浮光掠影的印象中，卻時常忽略。無論生死，每個重大疾病背後隱藏的其實是整個人際網絡的改變或摧毀。當台灣民法甚至允許當配偶罹患重大疾病時，健康的伴侶可以申請仳離，疾病對家庭的殺傷力可見一斑。當然，人有時應該將人生遭逢的巨變視為命運的考驗，也往往人類的情感被逼迫到某種困窘的境地時，愛的珍貴有時反倒因此得以淬鍊出來。

看似嚴肅，但隨著鏡頭首先看到的卻是陽光灑落在西班牙平原清脆的聲音，隨即我們明白那只是存留在主角勒蒙腦海裡的景象。事實上窗外烏雲密佈，加里西亞地區正是風雨肆虐的二月天，女主角之一的社會運動者潔娜正準備前去迎接首都來的律師胡莉亞。離去時潔娜幫勒蒙播放華格納的歌劇《漂泊的荷蘭人》，鏡頭逐漸緩移到櫃子上的船隻模型，然而用蒙太奇的手法將鏡頭跳剪到碼頭遠處的漁船。

胡莉亞正等待著潔娜的到來。

有意思的是，《漂泊的荷蘭人》是華格納根據幽靈船傳說而寫作的早期傑作，描述的正是荷蘭人遭受詛咒每七年才能夠靠岸一次，而解脫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女子忠貞愛情的救贖。傳說華格納完成這一作品時高興極了，並在總譜最後一頁上寫了這一段話：「在黑夜貧困之中，通過荊棘的道路，走向光明的世界。神啊！請你保佑我！」。

我們或許可以由此臆測導演的意圖。對於電影裡癱瘓的勒蒙而言，無法離開病床的二十八年便如同黑夜裡荊棘密布的道路般阻擋解脫的方法，而死亡反倒是光明的處所。然而因為人為的固執偏見與法律的侷限刻板，使得他必須顧慮自己一意孤行的結果，將會為幫助自己的人帶來刑罰上的困擾。

於是電影便不斷擺蕩在對死亡與人類情感的思考。

牛津大學的教授，思想大師C.S.路益斯曾將人的感情類分為四種愛：父母之於子女的「親愛」，肩並肩的「朋友之愛」，發乎愛欲的「情愛」以及屬天的「大愛」。或許我們可以試圖用《四種愛》裡的說法來探討「點燃生命之海」裡的情感關係。





親愛之情是一種很謙卑的愛，
從來不會裝腔作勢。
這種愛總具包容、謙卑和凡常的性質，
特別見於父母之於子女，兄姐之於弟妹。

癱瘓後的勒蒙依靠著哥哥荷西以及大嫂曼奴艾拉過活，同住的還有老邁的父親以及年輕的姪子哈維。電影裡曼奴艾拉如同母親那樣的照顧勒蒙，按時幫他翻身以免他生長褥瘡，甚至在其他女性出現爭先要照顧勒蒙時嘮叨抱怨。然而她卻是整個家庭裡最理解並尊重勒蒙死意的人，她明白失去自由對熱愛自由者的痛苦，因此緘默守護。在家庭裡，愛或許會透過爭吵、嘆息、眼淚表達，卻甚少透過言語，也不會有好萊塢公式裡肉麻氾濫的擁抱親吻。真正的愛時常在矜持裡隱藏不捨，用責備代替期待。於是，當荷西阻止勒蒙搬出家裡等死時，我們看見在沉默犧牲裡兄弟間那種彼此自覺不被體諒的委屈，正是這份委婉的感受讓觀眾流下同情的眼淚。我們因此明白，親情之愛應該是張樸實的臉孔，它木訥卻溫暖。

對於父親，勒蒙沉默裡滿是虧欠。當外人在桌子上熱心地討論替勒蒙爭取死亡的步驟時，當父親的只是抬起頭憂傷地說：「只有一件事比白髮人送黑髮人更可悲，那就是兒子一心求死。」然而當勒蒙決定出庭爭取權利時，我們卻又看到他興致勃勃地幫忙改裝輪椅，對於兒子的決定老父似乎在不捨中只有諒解。或許，正因為親情之愛是所有人類情愛裡最不講究、最具有包容性的一種，它才會時常伴隨眼淚，因為我們往往在對彼此直接的表達裡，感覺到隨之而來的傷害。無論如何，電影裡平凡家庭共存共榮的勇氣，是現代社會逐漸被低估而喪失的能力，然而在面對巨變時，也唯獨這種力量能像密織的細網般，強韌地承受住意外的種種傷害。

戀人以無遮的身體相向，
朋友則以無遮的人格相向。
戀人是臉對臉的，
朋友是肩並肩的。

社會運動者潔娜在電影裡代表著朋友的力量。路益斯說，朋友的眼光總是望向前方，他的意思是友情能夠維持下去需要共同的理念與渴望。在我們的認知裡，社運人士替弱勢團體爭取「生存」的權利，然而電影中潔娜與勒蒙一致爭取的卻是選擇死亡的自由。電影裡一個呼之欲出的觀念是，對於自願「安樂死」的患者而言，死亡應該是一種權利而非義務。尤其當身處社會福利並不健全的國家時，癱瘓之類的重大疾病代表得將是沉重的債務、以及失去尊嚴的生命，而在某種狀況下它也常常讓人意識到親情將隨著長時間的耗損而泯滅喪失。

如果說潔娜要爭取勒蒙死去的權利，毋寧應該說她主張的是生命應該維持著起碼的尊嚴。電影裡潔娜因為結識胡莉亞同事馬克而懷孕生產，她雖然贊同選擇的自由權利，過程中卻仍不忘再三提醒勒蒙仔細思考爭取的後果，畢竟死亡是無法後悔重來的。

愛情的標誌，就是願意與愛人共享不幸。
而愛情的危險也正寓伏在它的崇高之中。
它可以聖化一切行為，讓身在其中的人，
敢於去做他們原不敢做的事。

至於自願替勒蒙辯護死亡權利的律師胡莉亞，她的參與始終有種隱藏的自私。隨著情節進行，我們知道她早已罹患俗稱「漸凍人」的運動神經元疾病，並且開始發作而需要依靠拐杖行走，病發時她曾想過自戕的可能，卻因為仍對醫療抱持著最後希望而作罷。換言之，她與勒蒙其實站在同樣面向死亡的位置。隨著胡莉亞的訪談逐漸開啓勒蒙的記憶，我們得知他青年時便已因為選擇船員的工作而任意遊歷世界各地，這也是為勒蒙凝視遙遠的目光與黝黑發亮的肌膚，總是給人某種自由與遠方海洋的熱愛。五年後他摔斷脖子，海洋創造他又徹底剝奪他，這份熱愛使得長達二十八年的病榻生活愈加難以忍受。

一九九五年，法國Elle雜誌總編輯尚－多明尼克·鮑比因為突然的腦幹中風，昏迷數日後全身癱瘓不能言語，只剩下左眼還有作用，在友人協助下，靠著眨動眼睛寫下回憶錄《潛水鐘與蝴蝶》。他將失去行動能力的肢體比喻為囚禁在潛水鐘時的困頓狀態，而將因此越發敏銳的記憶比喻成隨性漫遊的蝴蝶。書出版的次日，他溘然去世。

對於勒蒙而言，最大的辛苦可能也正是夜深獨對記憶之時，因此他不需要照片並且苦於回憶。可是當塵封的生命點滴因胡莉亞的挖掘而重新開啓，曾經耀眼金黃色陽光在電影中每每因為她而出現，尤其當胡莉亞允諾勒蒙在他的詩文集出版後，兩人將服用密藏的氰化鉀共同死亡之時，愛情的冠冕因死亡的承諾而達到豐盈神聖的極致。然而，書出版後胡莉亞並未出現，隨之附與的卻是一張觀眾無法得知內容的信籤。緊接著我們看見勒蒙在暴風雨的夜裡無助哭泣：「為何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樣？為什麼我不能死？」，一瞬間似乎也感受到那

份遭受命運遺棄的椎心傷痛跟無可奈何的絕望。

《漂泊的荷蘭人》裡，荷蘭人注定最終是要在對於女主角艾姬背叛的絕望中離開海岸的。勒蒙的死終究無法依靠仍有丈夫呵護的胡莉亞，而必須獨自履行。然而電影裡每當他回想起海洋以及胡莉亞時，當我們聽見普契尼歌劇《杜蘭朵》裡最著名的詠嘆調「公主徹夜未眠」時，似乎可以體會勒蒙最終的坦然。因為他明白愛情明明是最短命的一種愛，卻偏偏最喜歡作天長地久的承諾，只有對於愛的傷害也甘之如飴地接納時，才能真正體會愛情果實的甜美。因此當卡拉富王子回答杜蘭朵致命的三個謎題後，而反問公主自己的名字時，儘管知道公主早已失去對「愛情」的信任他仍勇往直前，他明白唯有用自己的生命方可能點燃愛情火苗，因為人的生命必定將因渴望理想性的「愛情」存在而感受豐富。

至於一心一意愛慕勒蒙的羅莎，那個來自波洛伊的女人，代表的是質樸直接的愛，這種愛介於朋友與愛情之間，有著直來直往的可喜傻勁。當她初次抱著鼓勵對方活下去的心態來探視勒蒙時，勒蒙說她是飽受挫折的女人，那意思是在生活奔波之餘她苦尋真實的愛情而終不可得。從她不同父親的兒子，以及必須建立在取悅男人的兩性關係裡，我們看到「無愛之性」的短暫與傷害，再加上現實生活的折磨，便足以讓人對生命本身產生疑惑。

路益斯說真正的愛情必須建立在仰慕、歡樂與信任上面，愛因此才能夠共享不幸而維持完美滿足並走向長遠的道路。對羅莎而言，勒蒙是一個外在於自己、身處於真正苦難裡的對象，正是這種無法體會的悲劇使她感覺到自己擁有的力量，她明白自己仍有付出的能力，這份自覺甚至能夠真正在勒蒙最後走向歸途時幫助他一臂之力。

在兩人之間，我們看到勒蒙逐漸引領著羅莎看清生活與責任的本質，這也是為什麼當羅莎告訴勒蒙，他給她活下去的勇氣時，他回答她應該在看著兒子的臉時想到自己的責任。真正瞭解愛的人，應該知道愛首先必須萌芽在對於自己的愛與信任，才可能有餘裕去愛其他人，同時必須時時提醒自己，責任有時候在生命的困頓裡反倒可能是堅持的勇氣。

出海，在深海的無動力狀態下，
夢想可能成真，
結合兩個靈魂實現一個願望，
就像閃電一樣。
突然間我的身體不再是我的身體，
我穿透宇宙的核心，
一個童稚的擁抱，最純潔的親吻，
直到一切只剩下一個慾望。
你我兩人的凝視，
就可比回音一般靜默地再三重複，
越潛越深，超乎自由之軀以外。
但我一直是一心求死，
我的雙唇永遠糾纏在你的髮絲上。——勒蒙



路益斯最後從基督教的立場談到恩慈與屬天之愛，那並不是我們在這裡所要討論的。無論是佛教或基督教都不會要求人規避俗世的責任，任何有心奉獻給教會的人首先必須愛護周圍的親友，然後將屬世的愛轉變為去愛與自己不相干的人。從勒蒙身上我們看到的，毋寧是種對於生命本身的崇敬與熱愛。

電影裡我們看到勒蒙熱愛音樂、詩歌，甚至能夠在自以為是的牧師上門質疑他的決定時，引用奧古斯都的《懺悔錄》侃侃而談。自由豐富的思緒讓他不斷思考存在與滅絕間的重量，也讓他能在疾病裡依舊維持某種笑談人事的幽默感，正是這種吸引人的力量使得潔娜、羅莎與胡莉亞不由自主地願意與他親近，也讓勒蒙的選擇在我們眼前顯得深思熟慮、理直氣壯。對他來說，胡莉亞勾起年少時曾經的愛情，當時在意外發生後，他睿智地割捨年輕戀人亟欲照顧他的衝動，因為他明白建立在憐憫的誓言往往只是短暫的幻影。然而，疾病無法替想像戴上鍊铐，此時胡莉亞代表的除了是一種久違的憧憬，更屬於同病相憐的理想愛情。儘管，這份靈光一現的希望終於因為對方懼怕選擇死亡、而在回歸丈夫照顧下歸諸沉寂，卻無損愛情本身的價值跟難以泯滅的光芒。就如同路益斯所說的，真正的愛情應該存在為對方的衷心祝福裡，即使那個選擇本身早已排除自我的存在。

同樣的，正因為在豐盈的家庭溫暖裡，才顯得勒蒙的決定除去是為自己掙脫疾病束縛外，更蘊含著解脫幫家人解除重擔的深意，正是這份深情使得死亡的自由因而充滿解釋上的歧義，它或許令人側目卻絕非自私懦弱。人是否可以因為對於家庭的親情之愛而選擇放棄殘缺的生命，而當一個人連顧慮自己的父母兄弟都無法做到卻只愛自己的生命時，那或許才是一種全然的自私。當我們看到勒蒙始終對姪子哈維滿心期待時甚至將詩獻給他，我們明白勒蒙對於未來生命的可能充滿期許。

《點燃生命之海》是部複雜深沉的電影，就像真正的好茶帶有回甘的餘味。儘管複雜，卻既不說教也不晦澀，它不溫不火的拍攝方式，只是將生命困境與可能的出路細緻地鋪陳在觀眾前面，而不給予特定的答案。因為生活的面貌時常如同灰濛的風景，非黑即白的邏輯並不經常屬於真實世界，而我們卻往往凝於見識，早已無數次對許多複雜課題遞下簡單潦草的答案。

我們時刻遺忘，活著的精采往往在於它迷宮般的歧徑與無可預估的挫折轉圜。而唯有等到領略苦澀因此甘美因此精采，我們才能真正看見生命重量的豐盈與可貴。